

羅山條約

王耀平 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

罗山条约

王耀平 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罗山条约/王耀平著.—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0

ISBN 978-7-02-008212-4

I.①罗… II.①王… III.①文学-作品集-中国-当代 IV.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142078 号

责任编辑:李羽壮

罗山条约

王耀平 著

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出 版

<http://www.rw-cn.com>

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 邮编:100705

北京雨田海润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字数 248 千字 开本 880×1230 毫米 1/32 印张 11

2010 年 8 月北京第 1 版 2010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5000 册

ISBN 978-7-02-008212-4 定价:27.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图书销售中心调换。电话:010-65233595

“我希望未来的写作是所有人的一期假日，原不必弄那么多的技巧，几十亿种自由坦荡的声音是无说什么技巧也无法比拟的真实、深刻、新鲜……”

以上这几句多年前写下的话，说明我与耀平兄神交已久，故将其迟献给《罗山条约》一书。

史铁生
二〇一〇年五月十二日

作者按：史铁生，思想家，文学家。作者称其为铁哥。清华附中六七届初中毕业，陕北插队。你可能经常读他的书，不一定看过他的硬笔书法。笔法很棒，功力很深！铁哥大病初愈，手还浮肿，欣然题词，令我内心充满了敬意和感激。

序 一

耀平兄把他的《罗山条约》（征求意见稿）送给我，我读得热血沸腾，灵魂出窍，感觉很像当年读了王山的《天祭》。说来也有不同，王山的小说更像小说，而耀平兄的笔下则更像历史。于是，出了窍的灵魂无所归依，忽忽悠悠竟跑回书中描写的那个年代去了。现在流行穿越，莫非我也要穿越一把？不过，那可是个帝王将相、才子佳人、老爷太太、少爷小姐被赶下舞台，扫进历史垃圾堆的年代。看来真是此一时，彼一时，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原先被人唾弃，视如敝屣，扫地出门的东西，现在又被某些人当作宝贝拣了回来，视为上宾，供奉起来了。

言归正传。《罗山条约》是一部描写“五七”干校时期孩子生活的作品。“五七”干校是怎么回事儿？这里需要作一点解释：1966年5月7日，毛泽东在看了军委总后勤部《关于进一步搞好部队农副业生产的报告》后，给林彪写了一封信，简称“五七”指示。“文革”中，大批国家机关干部和知识分子下放劳动，在各地办了许多农场，称为“五七”干校。当时，许多家庭都是全家搬迁，那些半大孩子也都跟随着家长，离开城市，奔赴地处边远山区的干校安家落户。《罗山条约》中写到的河南罗山“五七”干校，就是其中很著名的一部分。

《罗山条约》就写了这样一群从北京来到罗山的年轻人，他们都是当时的中小学生。这时，“文革”已经进行了三年多，他们把“文革”中的“恩怨”又带到罗山来了。说是“恩

怨”，其实都是些孩子之间的鸡毛蒜皮，又赶上一个无法无天的时代，能打碎的都打碎了，能废除的都废除了，能破坏的都破坏了，你能指望一群正在青春躁动中的青年男女做什么和怎么做呢？《罗山条约》就写了他们的生活，他们的情绪，他们的向往，他们最初的爱恋和失恋。为什么叫《罗山条约》呢？不是国与国之间的，也不是此一集团与彼一集团之间的，而是来自罗山七所“五七”干校的几百个孩子，这一天，他们在龙山脚下拉开架势，所有人都亮出自己的家伙，一场流血的争斗眼看就要发生。但转眼之间，竟然化险为夷，罗山七雄签下了一纸“条约”，发誓从此不再争斗，代价是：老大任天亮献出了一只胳膊。

这样说显然是把《罗山条约》所包含的复杂性简单化了。其实，这些孩子的故事也许只是个线索，当然是非常重要的线索，但随着这条线索的展开，还带出了成人世界的某些场景。我们因此看到了“文革”当中更加精彩的成人的表演。孩子的世界也许是无序的，但却是纯洁的、透明的，因而也是美好的；成人的世界却不然，要复杂得多，也丑恶得多，肮脏得多。这不是或不仅仅是个人道德问题，而应该是社会历史问题，也可以说是那一代人的历史局限性吧。书中有意思的地方，还有关于罗山历史的梳理和叙述，作者好像信手拈来似的，不经意间提起来，忽然就把笔触伸向了几千年前，不仅增加了叙事的趣味性，也使作品获得了一种历史感。

不过，其中最富有蕴含的还是关于罗山在中国现代历史进程中重要地位的描述，或许更能看出这些孩子的来龙去脉、历史渊源。罗山地处大别山脉，这里是红军第四方面军的诞生地，鄂豫皖革命根据地也创建于此，它还是后来中原野战军的核心地区，许多孩子就是他们的后代。孩子们的根就扎在这里，他们身上延续着红色的血脉，在他们身上，总有一种建功立业、舍我其谁的豪情以及一剑平天下的伟大而空洞的理想。他们从

小所受到的教育也是一种精英教育，这是他们的可悲之处，也是他们的可爱之处。难得的是，小说还写到了抗战期间发生在罗山的一场阻击战，这是整个武汉保卫战的一部分，有了这部分叙事我们会觉得，罗山的历史因此更完整，更全面，也更深刻了。

总之，这是一部读过以后令人难忘的作品。耀平兄有意请我给它找个婆家嫁出去，但一直未能如愿，怕是缘分未到。最近听说这部作品就要出版了，很为耀平兄感到高兴。他嘱我作一篇序，我也只有勉力为之，因此写下了这些感受。

解玺璋

2010年2月1日于望京西园

作者按：解玺璋，著名文学艺术评论家，资深新闻工作者。大山子中学七〇届初中毕业。上世纪八十年代初至今供职于京城某大报，发表各类评论文章数千篇，结集多部。玺璋兄不仅是文艺评论方面的大腕，还是冲杀在博客世界的斗士。有多少正统文人退出博客世界，但是他依然坚守在自己的阵地。在我的心目中，他不仅是承继了尚武精神的文坛勇士，亦是一位和善可亲的兄长。通过其校友兼我好友国培兄从中斡旋，得其序文一篇，欣喜至极，难以言表。

序 二

一本很好的书，一个非常悲壮的故事。

书中的内容，特别是那些非常生动而真实的故事，绝不是什么伟大的作家可以坐在家里编出来的。每每看到那些完全没有作家和作匠套路的情节，总令人叹息。

故事并非没有主题，可能不同的人会读出不同的内容。我的感觉是：

故事反映的是一个特殊的时代，但又是一个必然的时代。那种灾难的发生是有其内在的、非常深厚的根源的。

在政治挂帅的时代，当权者关心的是建立政治秩序，而不是社会秩序。他们需要通过社会动荡来排定人们的政治等级，排除“非我类者”。于是，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打击、排斥他人和表现自己的忠诚，成为人们生活的主题。

虽然这种恶劣的人际关系暂时还没有影响到大多数少年儿童，但也迫使他们不得不在动荡的社会中依靠暴力来保卫自己，乃至用暴力来争取更大的活动空间。在动荡与暴力的社会环境中，暴力就成为孩子们生活中最重要的内容。但在这个过程中，从暴力中走过来的许多人渐渐觉醒了，认识到自相残杀没有任何意义，认识到秩序生活的可贵。

享受美好生活，是人在极其短促的生命中的最根本的权利，而它需要的是相互的宽容和社会的秩序，而不是争斗。不管以什么理由——政治的、宗教的、文化的……恶性的争斗都

使人丧失短短的生命中极其宝贵的快乐的权利。因此，鼓吹和煽动人们相互间的争斗，从而剥夺他们生命快乐权，就是极大的犯罪。

这批首先觉醒的人，恰恰是在动乱中最早宣扬暴力和使用暴力的老红卫兵。据我所知，在1967-1969年间，许多著名的所谓“流氓团伙”就已经觉醒，主动放弃暴力，包括三里河和和平里的孩子。

但暴力文化这时已经泛滥到更小年龄的一代孩子，往下传递到70届以后的中学生中。随着大规模的“下放运动”，这些孩子就把暴力文化带到农村。打斗的结果表达的仍旧是它的无意义性，最终就产生了《罗山条约》。《罗山条约》代表了人性的觉醒，它是对丑恶的无秩序性社会的抵抗。

《罗山条约》是一个非常象征意义的文件。

书中描写的任天亮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人物。他代表首先觉醒的一代。任天亮自己就经历过无数次恶斗，在血腥中“战斗”了好几年，在北京曾是个赫赫有名的顽主。但他又是一个有头脑有理想的青年，是老红卫兵，而不是社会上的混混儿（这是老红卫兵和小混蛋们的最大区别）。他在下乡之前就厌倦了暴力，转变成一个有责任心的“老大”，一个值得尊敬的人。可以说，没有《罗山条约》，书中的人物还不知道是什么结果。而这个条约，就是这位“老大”通过自残赠送给“晚辈顽主”们，让他们走上正途的。这是个有血有肉的人物。

用小孩的眼睛看大人的恶斗，看这种社会中那些可恶可悲可鄙可憎可怜的嘴脸，生动地展现一个丑恶的社会会把人变成什么样子。

书的结构不错，以任天亮开头，又以他的去世结尾，最后亮出《罗山条约》，使作品达到高潮。一个个人物的不同的故

事，展现了当时的社会情形；一个个人物的不同的命运，也充满了哲理。

马邕生

2008年2月18日

作者按：马邕生，1966年至67年，曾为北京市某小学红卫兵组织负责人。1969年下乡至生产建设兵团，现为某媒体编辑。

序 三

耀平老弟很勤奋，并颇有胆识。所以这么说是因为他在这些年里做成了不少事情，都是些有意义的事情。相识于我们的朋友可能会说：谁都在做事情，哪个在吃干饭?! 没错，我的看法也是这样。但面对体态高大的老弟，我常常还会想到一些别的什么。历经近四十年的变迁，当年都在一块儿玩闹的外经委大院的子弟们，如今早已是各领风骚。有的人旅欧访美拿着绿卡，有的人深谙双轨制的玄机早就成了挣钱才是硬道理的先行者，还有N个人当上了挺大的官员。反正是一句话，混得都不错。耀平和他当年的这些伙伴们不太一样，人在北京，38岁退休，现在也没有成名成家。但他确实有着自己清醒的人生诉求，在繁重的工作之余，披星戴月地搞文学创作，并以此为乐。这是不是一种境界，我不敢妄议。但也有我敢说的话，那就是他能多年如一日地辛勤写作这本身就难能可贵，在我们这群发小里可以找出第二个这样脚踏实地的人来吗？目前恐怕还找不出。

《罗山条约》是耀平的新作，当然书名是受我的启示。承蒙他的信任，我有幸读到了第一稿。

对于上世纪70年代初签订的《罗山条约》，我很有一番自己的亲身感受。翻阅耀平的这部书稿，我仿佛感到有一条绞动的钢索在不断地提升我记忆的闸门，深沉于脑海三十九年的往事如今历历在目。

那是1970年3月上旬的一天。

在河南省信阳地区罗山县的城区中心，矗立着一座灰砖建筑，它是罗山县百货大楼。百货大楼虽然只有三层，却是十字街头最高的建筑。当时是下午6时左右，临近傍晚，天色渐暗。百货大楼门前的几级台阶上，聚集着十几个初中生。有站着的，有坐地上的，有叼着黄金叶的，还有在屋檐下游荡的，半大小子们在熬时光。今天晚上又该如何打发？我们谁也不知道。

“看，那边来人了。”说这话的人明显的有些兴奋。

“哪个机关的？”

“一机部的？”

“全总的？”

“都不是，好像是物资部的。”

我们在猜测，众人的目光一直瞄向十字街头的东端。

对方也看到了我们，隐约可以听见他们的阵营里有人在那说：“是外经委的。”

谁都不可能说错。因为在白天的时间里，我们双方都要在罗山县城关中学的一间间教室里上课。即便有人相互间叫不准名字，但脸熟是没问题的。

十字街头的高音喇叭沉默无声，原因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晚间新闻联播的时间还没到。县城里的居民早已回家起火做饭。偶有的当地路人见到成群结伙的北京小子，唯恐避之不及，个个是低着头在我们面前匆匆走过。唯一“砰砰”作响的声音是百货大楼的几个女售货员在给玻璃橱窗上门板，6点钟是她们下班的时间。

6点关门在这座小县城里已是很晚的了。县革委会的同志们4点一过就下班了，邮局银行米铺之类的服务机构不到5点也都关门了。这里毕竟远离首都，不像北京公交车末班车都是23点。

物资部“五七”干校的子弟们并没有回避，径直来到了我

们这些人的面前。

我当时并没有多想，还在和身旁的同伴们聊天。

突然间，身后发生了激烈的争吵。

“狂什么你们，不就是物资部的吗?!”这好像是某某某的声音。

“物资部的怎么着，你们不就是外经委的吗?!”对方也很横。

“要狂北京狂去，罗山这地方没你们说话的份儿!”外经委的嘴不软。

“是吗?罗山这地方只有你们能说话吗?!”物资部的嘴好像更硬。

我凑上前去细听着，心里已然明白物资部的为什么嘴硬。明摆着的，他们的人马多过我们近一倍，更主要的是论平均年龄他们要大过我们一到两岁以上。在人的成长发育阶段，人大了一岁就意味着力气可能大了一分，不像23岁和24岁看不出什么区别。何况乎我们和对方相差还不止一岁，勇气的不同可以想见了。

“去哪儿练?”好像还是我方的某兄。这哥们儿很勇!几天前我们和全总“五七”干校的子弟有过一场遭遇战，是在县城唯一的电影院里发生的。当时电影院里正放映着阿尔巴尼亚的黑白片《海岸风雷》，来自北京的两拨儿半大小子们哪有心思看这部已经不知看了多少遍的“赛利姆”，在黑暗中相互寻衅，惹出一场血战。某兄被对方用铁棍打裂，缝了十多针，此时还没有拆线。

物资部的几个头面人物相互瞧了瞧，其中一个面相老成些的人开口了：“去西关。”

西关?我的心噌地一下子提了起来。物资部这帮人就住那儿，这是在诱使我们往火坑里跳!

“西关就西关!”我方的几位斗士高声呼应，丝毫不见肝儿

颤！

说去就去，双方没有二话，成群结伙地向西关走去。一路上相互叫骂，比着谁的份儿足，谁的份儿大！

走在“混合编队”里的我，看到的是这样一幅情景：既不宽又不长的街道上，前无行人后无来者，沿途居家的百姓们纷纷上板关门，个别胆大者也只是隔着门缝偷窥。

叫人一时不解的地方，那就是双方的叫骂声越来越小，后来干脆没了，有的只是踩在砂石路面上的嘈杂的脚步声。这分明是大战临近的紧张气氛把每个人的嘴巴憋住了！这种几乎令人窒息的生命体验恐怕是只有身临其境的人才可能有。

西关就在眼前；西关终于到了；血战随即开始！

具体怎么打的，我记忆犹新，但并不想重新提起，毕竟是两拨儿半大小子们的群殴。非要具象一些的话，我只能介绍一下作战的武器：有酒瓶子、砖石、钢锉、钢丝锁、木棍和抡起来拍人、劈人的铁锹。

“谁英雄，谁好汉，战场上见！”这句口号还真是货真价实。明摆着的，没开打时嘴硬是每个人都容易有的嗜好，但是真的打起来谁能知道哪一下子就会让你命归西天！这不由得你不三思而后行。只是，战场上留给每个人考虑是否上阵的时间其实很少。

再者，双方力量的对比无疑是个决定性因素，这点很有必要加以强调。物资部兵强马壮，从概率上说，立战功易受伤害难，因此自然是个个奋勇争先。结局不需猜测：这场战斗下来，人家的队伍里没有一个失节者，都是可圈可点的勇士；而我方外经委的则不然，人数少、岁数小、力量弱，纯属强弩着上阵。按说这也是一次难得的历练机会，可惜没有抓住，交了白卷。这场战斗的不对称性，体现在我方的非战斗减员着实也多了点儿。每每想起，总不免摇头叹息。事后忆起当年，感觉说话还是要公道：好男儿个个想做，谁不懂得自古英雄出少

年，谁不知道花季少女稀罕勇士?! 但有时确实是形势比人强，旁观者当然可以清高地事后点评，但作为当事者的每个人就只有冷暖自知了。

战后，双方就地谈判。能想得出这一招也说明双方的人马究竟是在国家部委的大院里长大的，父母们天天干政府工作的基因早已浸润到他们子女的骨子里了。

我是外经委的代表，物资部的代表是老四（他姓丁，叫什么我记不清了）。

我们代表双方签订了《罗山条约》，具体说有几项条款。大意是……

《罗山条约》，当即生效。

此时天色已晚，几盏昏黄的路灯照射着西关的一片空地；

我方的某兄脸面朝下趴在沙石地上，纹丝不动；

满地是砸碎的酒瓶子碎片和砖瓦碎石；

物资部的人有站有坐，手里还抄着铁锹木棍钢丝锁之类的家伙；

反观外经委的十几个人，有蹲在地上的，也有坐在横躺在地上的电线杆上的，手中都是空空如也。

客观地看，人家是胜利者，我们是战败方。照理说应该签订一个割地赔款的不平等条约，但是没有，条约如前所述，还是平等的。为什么？我当时的直觉是：老四他们比我们要成熟些，因此想得就比较多、比较远吧……

何为真实的《罗山条约》？就我个人的回忆，上述即是。

回忆之余还有忘不了的记忆。有一个人物，他是物资部里唯一没有参战的，叫张宪平。在历经一番拼杀后，我发现战友某兄被打倒在地，就迅速冲了过去救援，谁想陷入对方的重围。飞沙走石、酒瓶子横飞、铁锹木棍上下其手，眼见包围圈越缩越小，我感到了穷途末路。危难之际，张宪平突然出现在我的面前。我一怔，只见他伸出双手一挡，我立马领悟借机冲

出了包围圈。张宪平何以救得了我，因他是物资部的一员，而且在哪儿都是个好好先生，所以他的同伴们没有扳他的面子。张宪平的父亲是国家计委的干部，母亲在物资部工作，他是随母亲来到物资部“五七”干校的。我们能得以相识缘于在城关中学我俩是同班同桌同学，班里的人绝大部分是罗山当地的同学，北京的男学生只有我们俩（好像还有两个物资部的女生）。我和张宪平基本上也没认真听过老师讲课，上课时只顾聊自己的，颇有共同语言。这么多年过去了，我一直记着他，真心地希望他工作和生活都很如意。

毛主席晚年的诗篇《重上井冈山》里有“三十八年过去，弹指一挥间”的名言，许多人联想和回忆自己的生涯时也引用过，我能理解。作为布衣百姓，我对三十九年前在罗山的这番经历也是有着一份普通人的感慨的。半大小子不惧生死，敢打敢拼，居然还签订条约什么的，实在是荒唐得可以。签约几个月后，我离开了县城的城关中学，步行十余里地回到外经委“五七”干校，成了一名天天种地、修路、盖房子的“五七”战士。在一次劳动间歇时，有个平常就喜好指点江山的下放干部听说了《罗山条约》这件事，他对我说：“你们这帮小子简直是胆大妄为，大逆不道！”对这件真实发生过的事情，当时有共青团的基层领导对我说“你应该往事不堪回首”，我也试图不堪回首，可惜总是搞不成。我反倒屡屡觉得，自己在14岁刚过的年龄就经历了一种另类的世面和风雨。不论怎么说，罗山的经历对我个人来说还是值得铭记的，甚至它也能算是我人生价值中的一种宝贵。至于其他还有些什么，那就只有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了。

对于跟随父母去过“五七”干校的半大小子们来说，在有关成长的问题上可能会有共识。耀平和许多当年经历相近的人在多年后不辞辛苦地重返罗山“五七”干校旧址，追忆近四十年前的岁月与生活，这种情结是真实的、诚挚的。因为我们这

些半大小子们身体发育、性格形成的关键时期就是在“五七”干校里度过的。

我也曾想写点东西，起码供自用。但一是有些瞎忙的事务缠身，二是没有耀平在写作上的这种锲而不舍的精神，因此至今还是白纸一张。比起耀平来，真的很惭愧。在由衷地祝贺耀平成书时，我也提醒自己：今后要努力。

希望看到王耀平继续出几本有价值的新书、好书。

应 旗

2009年4月于北京和平里

作者按：应旗，14岁时在罗山上学，七一届初中未毕业，14岁半在外经委“五七”干校参加工作，电工；78级北京电影学院导演系毕业，1982年就职于八一电影制片厂；中国第五代导演，代表作有《刺杀汪精卫》、《黑土地》等。现供职于深圳广播电影电视集团，国家一级导演。本书出版时张宪平和老四（姓吴，名郑生，非姓丁）都找到了。